

中国书法全集

【隶书卷】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中国书法全集

隶书卷

南兆旭 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當人見讓云
辭先機即授其道開
而不知萬家者也
承音詔遇非其人

王氏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书法全集·隶书卷/南兆旭主编.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1

ISBN 7-81085-073-3

I. 中... II. 南... III. ①汉字—毛笔字—书法 ②隶书—书法

IV. J292.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5121 号

目 录

第一章 隶书书体概论

【第一节】	隶书的名称及其含义	· 2 ·
【第二节】	隶书的起源与文化背景	· 8 ·
【第三节】	隶书称谓的演变	· 13 ·
【第四节】	隶书在文字学和书法学中的地位	· 20 ·

第二章 隶书的发展进程

【第一节】	隶书的形成时期	· 25 ·
【第二节】	隶书的兴盛时期	· 31 ·
(一)	两汉墨迹隶书	· 32 ·
(二)	两汉铭刻隶书	· 41 ·
【第三节】	隶书的衰退时期	· 57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隶书	· 58 ·
(二)	隋唐时期的隶书	· 61 ·
(三)	宋元明时期的隶书	· 65 ·

【第四节】 隶书的复兴时期 · 68 ·

(一) 清朝前期的隶书 · 69 ·

(二) 清朝后期的隶书 · 71 ·

(三) 近现代时期的隶书 · 73 ·

第三章 隶书的技法

【第一节】 隶书技法概述 · 78 ·

【第二节】 隶书笔法 · 80 ·

(一) 隶书的基本笔画 · 81 ·

(二) 《史晨碑》笔法图解 · 89 ·

(三) 《乙瑛碑》笔法图解 · 95 ·

(四) 《礼器碑》笔法图解 · 108 ·

(五) 《张迁碑》笔法图解 · 119 ·

(六) 《曹全碑》笔法图解 · 127 ·

【第三节】 隶书的结构简析 · 134 ·

(一) 隶书结构简析 · 134 ·

(二) 隶书的字形与欹侧 · 136 ·

(三) 隶书结构中的疏密 · 137 ·

(四) 《史晨碑》结构图解 · 138 ·

(五) 《乙瑛碑》结构图解 · 143 ·

(六) 《礼器碑》结构图解 · 152 ·

(七) 《张迁碑》结构图解 · 158 ·

(八) 《曹全碑》结构图解 · 176 ·

【第四节】	隶书的墨色	· 200 ·
【第五节】	隶书的章法	· 202 ·
(一)	隶书的章法简析	· 202 ·
(二)	整体章法	· 204 ·
(三)	字的大小、斜正在隶书章法中的作用	· 205 ·
(四)	简牍隶书与无波磔隶书的章法	· 205 ·

第四章 隶书的临摹

【第一节】	临习范本风格特征分析	· 208 ·
(一)	秦简	· 208 ·
(二)	汉简	· 212 ·
(三)	《石门颂》	· 215 ·
(四)	《礼器碑》	· 219 ·
(五)	《封龙山颂》	· 223 ·
(六)	《衡方碑》	· 227 ·
(七)	《史晨碑》	· 235 ·
(八)	《西狭颂》	· 241 ·
(九)	《曹全碑》	· 246 ·
(十)	《张迁碑》	· 250 ·
(十一)	金农隶书	· 254 ·
(十二)	邓石如隶书	· 262 ·
(十三)	赵之谦隶书	· 266 ·
(十四)	伊秉绶隶书	· 271 ·
【第二节】	隶书临习举要	· 276 ·

(一) 回宫格《曹全碑》 · 276 ·

(二) 九宫格《张迁碑》 · 364 ·

第五章 隶书的创作

【第一节】 隶书的创作准备 · 410 ·

(一)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 · 410 ·

(二) 独立的艺术观念 · 411 ·

(三) 创造形式 · 412 ·

(四) 汲取隶书以外的知识营养 · 412 ·

【第二节】 隶书创作技巧 · 416 ·

(一) 对笔触的体验 · 416 ·

(二) 寻找艺术感觉 · 417 ·

(三) 对书写工具的熟练驾驭 · 418 ·

(四) 意象的塑造 · 419 ·

(五) 保持书法的法度 · 420 ·

(六) 保持中正的品味 · 421 ·

(七) 设计自己的符号 · 421 ·

第六章 隶书精品鉴赏

江陵张家山楚简 · 424 ·

云梦睡虎地秦墓南郡守滕文书竹简(局部) · 425 ·

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 · 426 ·

居延帛书 · 427 ·

中

回

書

法

金

集

隶书卷

5

莱子侯刻石	· 428 ·
五凤刻石	· 429 ·
贤良方正残石	· 430 ·
石门颂	· 431 ·
乙瑛碑	· 432 ·
鲜于璜碑	· 433 ·
封龙山颂	· 434 ·
华山庙碑	· 435 ·
史晨碑	· 436 ·
曹全碑	· 437 ·
朝侯小子残碑	· 438 ·
三体石经	· 439 ·
好大王碑	· 440 ·
隋故车骑归化郡开国公尔朱公墓志铭	· 441 ·
大唐故通直郎守武荣州南安县令王府君(基)墓志铭并序	· 442 ·
御史台精舍碑·梁升卿	· 443 ·
石台孝经·唐玄宗	· 444 ·
隶书题跋·黄伯思	· 445 ·
隶书·文徵明	· 446 ·
隶书·王时敏	· 447 ·
对联·朱彝尊	· 448 ·
隶书·汪士慎	· 449 ·
隶书·桂馥	· 450 ·
隶书联·赵之琛	· 451 ·
隶书二幅·吴熙载	· 452 ·
隶书·何绍基	· 453 ·
隶书联·阮元	· 454 ·

中

国

书

法

全

集

隶
书
卷

隶书联·陈希濂 · 455 ·

临娄寿碑·杨岷 · 456 ·

隶书·莫友芝 · 457 ·

隶书联·俞樾 · 458 ·

隶书联·赵之谦 · 459 ·

隶书·李瑞清 · 46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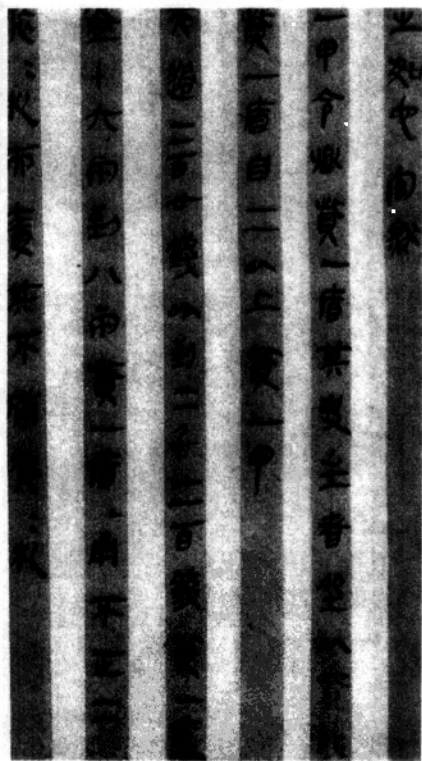
隶书·吴昌硕 · 461 ·

第一章

隶书书体概论

【第一节】

隶书的名称及其含义



睡虎地秦简·战国

汉字，虽然早在商代就已成体系，但长久以来并没有专门的体称。翻遍先秦文献，几乎看不到汉字字体或书体的专用名称。在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字体和书体之名的，是《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这两部东汉文献，使用了一系列具有特定指称意义的字体和书体概念，标志着汉字字体演进和书体演变，在东汉之前已经历了“大爆炸”阶段。

这里借用的“大爆炸”概念，是源于生物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生命现象是由简单到复杂而呈线性演进的，但生物考古发现，在生命的演进过程中，有过一个“大爆炸”阶段，从而形成生命的多样性存在。人类及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恐怕也有“大爆炸”现象。试以汉字字体和书体的命名现象为例，便可证明。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许慎《说文解字·序》也有类似的记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致，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滌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上述两段文字，文字学家和书法家都非常关注，在与考古发现的实物相结合的研究中，指出了其中不少的错漏不妥之处。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三点：

1. 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并非是李斯等人由籀文省改成，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实际上是刊定小篆，而非创制小篆。

2. 隶书在战国时代就已萌发，并在秦朝广泛运用，不是秦始皇时始造的。

3. 秦书八体混淆了文字与文字运用的界限，大篆、小篆、虫书、隶书属字体和书体的创造，刻符、摹印、署书、殳书则属字体或书体的运用。

指出这些，无疑是对的。但另一种文化信息，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字体和书体之命名以“信息爆炸”的方式，呈现在东汉文献里，并且均指出这些“信息”的“爆炸”时代是秦朝。这说明汉字字体和书体的多样化存在，在秦朝已是无可置疑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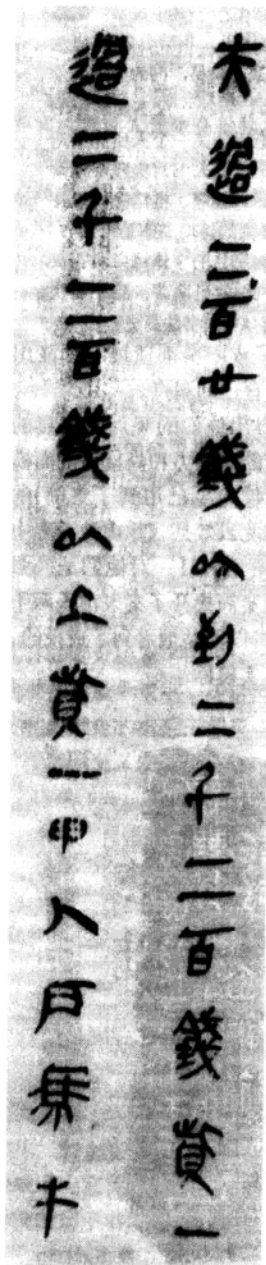
新郢虎符·战国·秦

隶书书体概论

中国书法全集

隶书卷

4



睡虎地秦简

字体和书体之名的产生就是在这种多样化存在的基础上，同时形成的，构成了“体名系列”。

隶书之所以叫隶书，有汉以来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笔者按：有的版本为“作大篆”、“作小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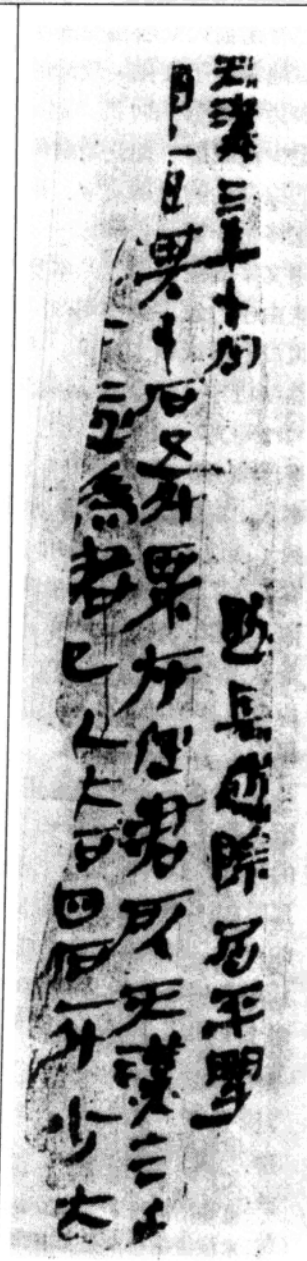
程邈在字体、书体发生史中的作用，虽然并非始见于《四体书势》，早在许慎《说文解字·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时有六书（指汉代之时）：一曰古文……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但在晋初，程邈所作之书体，就已很难论定了，是篆还是隶，卫恒用“或曰”的说法。然而，自南北朝以后，程邈作隶书之说，几乎成了定论。南朝宋代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写道：“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北朝魏代江式《论书表》也说：“隶书者，始皇时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唐朝张怀瓘《书断》在肯定程邈造隶书的同时，还特地引东汉蔡邕《圣皇篇》“程邈册古立隶文”一语，直至清朝段玉裁、桂馥等人在研究《说文解字》时，仍以为“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13字系在“即小

篆”之后，是传本有误，应该放在“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之后。

篆、隶、草、行、楷五大书体，除“篆”是专指书体的名称外，均非书体专用名，隶、草、行、楷的本义不是指称书体或字体的。隶书之名之所以称“隶”，按上述各种文献的说法，一是因为该书体“起于官狱多事”，“施之于徒隶”；二是因为该书体的造作者程邈，原为狱吏、又曾囚于狱，并在狱中造出该书体。前者由该书体的运用空间性质而名之为“隶”，唐人张怀瓘《书断》说得最明白：“秦造隶书，以赴急速，惟官司刑狱用之，余尚用小篆焉。”后者由该书体的造作者的身份性质而命名，程邈既是狱吏又曾是“徒隶”（罪犯）。这说明隶体之名都与书体本身的特征无关，只与“狱”有关。所以近人唐兰《中国文字学》说：“这种通俗的，变了面目的，草率的写法，最初只通行于下层社会，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是贱民，所以并不认为足以妨碍文字的统一，而只用看不起的态度，把它们叫做‘隶书’，徒隶的书。……说由于官狱多事，才建隶书，这是倒果为因，实际是民间已通行的书体，官狱事繁，就不得不采用罢了。”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也持此观点，并重新解释“篆书”：“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由此得出结论，“施于徒隶的书谓之隶书，施于官掾的书便谓之篆书”，“民间所流行的书法逼得上层的统治者不能不屈尊就教”，“秦始皇改革文



敦煌汉简·汉



敦柏天汉三年简·西汉

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

由此看来，隶书体名是因隶书使用的社会文化地位而命名的，也就是说隶书在其发生和使用的初期，没有进入社会主流文化。但吴白匋在《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一文中说：“小篆和隶书同样都是官书，但由于书写的难易，小篆实际上只用于最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权量诏版、发兵虎符之类，范围较窄，而隶书则更普遍地被使用，及于一般的公私文件和书籍，范围要广泛得多。”他列举了不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秦简帛书和两汉初期的简帛书，其中有隶化倾向的文字内容，如《老子》、《易经》、《五十二病方》等，与“狱”不相涉，所以不能用“徒隶”来解说隶书之名。他特别提到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第七十号墓出土的两枚玉印，属秦昭襄王三十七年的遗物，印文均为“泠贤”两字，其中一印的“泠”的“水”旁纯属隶法。由此，他对“隶书”之名的含义，作了新的阐释。

可以用“隶”字的本义来作解释。《说文解字》中解释“隶”的意义是“附著”，《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的一词。《晋书·卫恒传》、《说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

综上所述，隶书之名的含义，无论是“徒隶之书”，还是“小篆的附着字体”，均与隶书本体特性无关，这是可以肯定的。

制詔 衛史羊人上今
車太以上女子男為親女子車太以上女子男為親
人有養謹者扶特明者令
距獨旨珠璣不屬 隸人吏毋得擅行名獄
夫妻俱母子男為獨 匱田在程而無與編蓋帝
臣咸再拜受詔
汝南大司憲廷尉吏 有殿春夏王叔王者名明白
制曰 激何應論棄市 重陽白水長張熱黑殿廷尉王叔王使治道男子王湯
告之即棄市高皇 帝以來至本整年朕畏 惠賢省在焉羊賜王杖